

重訂四書說叢

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  
章如錦無文

里仁章

舊說知而弗去之謂知。擇而不處。豈得爲知。○玩本文無已。擇仁而不處。意擇字只輕輕說爲長。一說不專爲擇里而發。蓋云居里且以仁爲美。况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卽孟子廣居安宅之意。

不仁章

人心之約不能移。樂不能淫者。卽仁也。仁者所安安。

此知者所利。利此非境之外。別有一仁。亦非以仁去。御境也。合不處不去。章看自得。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安利就仁。智上見得。其實同是一仁。疏意云。仁者脫得見盡。則一切都是平常事。智者見得分明。則治生產業。皆與實理不相違背。此件工夫。真是便宜。迺迺推之。其利無盡。

唯仁章

仁者如鏡照物。各以物付之。而無容心焉。是好卽無

好。惡。卽。無。惡。也。好。卽。無。好。故。曰。能。好。惡。卽。無。惡。故。曰。能。惡。自。其。太。虛。之。心。而。言。之。不。但。無。所。好。所。惡。之。人。亦。無。能。好。能。惡。之。我。以。無。好。惡。爲。好。惡。則。衆。人。之。所。難。而。仁。人。之。所。獨。也。故。曰。能。

一。說。謂。之。仁。者。則。萬。物。一。體。好。固。是。愛。惡。亦。是。愛。惻。隱。之。心。盎。然。貫。徹。唯。人。能。之。他。人。不。與。也。

### 志仁章

了。凡。云。苟。字。是。起。頭。說。話。猶。云。誠。能。志。仁。云。耳。此。處。要。說。得。輕。方。見。人。心。之。妙。辟。如。行。路。旣。舉。步。向。南。定。然。不。到。北。方。又。辟。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

之暗盡除。無惡註雖以事言。要不能外此心。不可  
以二句分心與事看。我欲仁斯仁至矣。惡與善  
對者也。苟志於仁矣。渾然元氣無尚無加。善且不立。  
惡於何有。舊因苟字說得太輕矣。字似無着落。今正  
之。續

富與貴章

此章是渾成說。個君子之不去仁。君子無終食之間  
違仁。一句盡之矣。前邊自富貴貧賤說來。後邊說到  
造次顛沛。皆是外邊之境界。有此幾等。君子只是一  
不違仁而已矣。通章說無工夫。是說君子之人如此。

的。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在仁。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揆之本然之權度。自有是不處不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不費纖毫之力。慈湖云。學者觀無終食之間。違仁。徃徃竊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是却行求前也。不知舉題施策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好仁章

李宗謙云、此章不是夫子歎其難得而見、聖人豈言  
 難以沮人之進、首節只是歎為仁者鮮、下二節說為  
 仁甚易、是鼓舞激勸人、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二節  
 總是一意、深明仁所易為、而人莫為之好、仁者必惡  
 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要之只是一人、故下文只言  
 仁字、用力便是無以尚、不使加身、非用力乃能至於  
 無以尚、不使加身也、一日間如此用力、則一日而仁  
 矣、何不足之有、朱子云、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  
 此言最是、無以尚之、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此正用力於仁處。故下面緊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一句。正教人於此處下手。蓋有之矣。是設爲疑詞。非世間真有此一等人也。章中三我未見。自漢自問自疑。多少悱惻。多少警策。續無以尚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不獨有能一日見。不論生平。不須歲月。極其輕省。卽好仁者。惡不仁者。二段亦儘是人人本等。若果是難。聖人必不責人如是之深。續朱子云。惡不仁的真。



是壁立萬仞。點水滴凍。了凡云。用力力足。當時具  
備。不稍假借。如壯士伸臂。豈假他力。

觀過章

揚貞復云。此章不重觀人。重識仁於微處。首二句  
汎說。下方就好一邊。出一觀字。蓋不仁之黨。過亦不  
仁也。無足觀也。仁之黨。仁未必不藏於過也。不可不  
觀也。續黨者意之所向也。人在世間。險夷成敗。好醜  
是非。百千萬變。總只合得自家真種子。種子不淨。縱  
萬舉萬當。只成得個鄉愿。若果有淨種。便冒天下後  
世之不韙。其中自有不相掩處。觀過之過。原攝無

心苦心二義。今人專講苦心一邊。過似不可無之物矣。續朱子云。君子之過。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蘇長公云。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其觀過知仁也與。夫子惡鄉愿。爲德之賊。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

士志章

耻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道。則世之敝衣蔬食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耻字。耻不用之於衣食。便

當用之於道。若徒不耻衣服。又不耻聞道。非滂散人。則頑冥人耳。亦何足與議道。李見羅云。孔子勸學者。只就毫髮幾微間。便管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稍求精。衣稍求飾。縕袍之耻。稍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大來的罪案。故曰未足與議也。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志字正當就重看。彼自以爲實實志道。而方寸中隱隱沾帶處。尚有衣食一念之耻。則心胸已爲所據。如何足與議道。龍溪云。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污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而爲惡水。

朝聞道章

曰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語自平實。今人說玄說妙。則夫子一老瞿曇矣。朝聞道可以死。彼未聞道者。其可死乎。古今之可以死者。蓋亦寡矣。

適莫章

孫淮海云。此是君子精義之學。若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枰。與禪家水上葫蘆何異。又云。比義自不適莫。適莫自不比義。原旨云。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一連的。若分爲兩截。則所謂無適莫者。未免出於有意。而所謂義與比者。亦

爲屋上架屋矣。言天下則義已盡言無適無莫則比義已該末句特狀上三句之象有如此耳。今人說一層仍似兩層以不知義之與比是形容故。續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亦自有意若說君子比義則亦是適莫矣。許敬菴云或曰適莫既忘義將安在。比義之心亦疑適莫則奈何曰虛中無我天理森然義原不自外來義之所在當止而止當行而行大公順應磊落光明與適莫之私霄壤矣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視此如何曰彼謂不住聲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與此自別且生其心者信心義之與比者信理程伯

淳言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此千古卓見也。若夫猖狂自恣。漫無主張。此又學禪之流弊。可不待辯者也。

### 懷德章

口義云。所懷不同。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到那邊去。管登之云。懷者含藏之意。較註思念更精。經子臆解云。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為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為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義府云。刑所以防小人。君子豈必以是為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

此聖人之事也。若以降豈不假於外以自脩哉。

放利章

義府云。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放利只是事事要占便宜。多怨不是受害之人。放利之人自與天下之怨氣合一。說放利之人中常不足。所以多怨。

禮讓章

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熈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司馬法

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讀  
二條可想見禮讓爲國之意。疑問補云。禮讓二字  
分不得。有此讓方成個禮。故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  
何。才說禮讓固已。挈人情之會通而吸治術之精  
髓矣。爲國不消更說耳。故曰。何有。若說以禮讓去爲  
國。禮讓之後。可以爲國。都非語氣。

無位章

了凡云。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  
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所當深慮也。  
不曰可知而曰爲可知。蓋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



吾所以爲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所以立非豫講位之事也。隱居以求其志。自然行義以達其道。一說管東溟云。求爲可知。求已之立心制行。無一不可與人知也。卽是慎獨之學。

一貫章

一。雖。不。死。殺。指。何。物。却。實。是。說。一。件。非。玄。虛。說。個。一。也。曾子以平日素用力之忠恕合之。故曰唯。曰忠恕而已矣。崔子鍾曰。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無其目。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指其實。別無玄妙。此說是也。試看一言而終身行。絜矩而天下平。則忠恕能貫。自是實。

理。忠。恕。是。解。一。非。解。貫。也。既。已。一。矣。安。有。不。貫。貫。正。不。在。一。之。外。也。今。人。尚。玄。說。一。貫。忠。恕。皆。借。以。形。道。而。非。道。則。道。畢。竟。在。何。處。又。說。一。唯。之。後。觸。目。是。道。偶。拈。忠。恕。以。證。之。此。又。德。山。之。掩。臨。濟。之。喝。禪。家。剩。慧。殘。機。豈。是。聖。賢。實。學。或。曰。何。以。見。曾。子。平。日。用。力。忠。恕。曰。觀。三。省。章。與。大。學。一。書。可。見。聖。門。學。者。用。功。亦。各。有。禰。柄。如。後。儒。或。主。敬。或。主。靜。或。主。致。知。所。主。既。透。自。然。能。貫。古。今。無。二。理。也。唯。是。唯。忠。恕。之。卽。一。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證。之。也。若。云。唯。在。一。則。既。落。於。數。一。便。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不。得。不。曰。一。亦。強。名。

推到玄虛太姑之鄉矣。董云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又云曾子非昨誤而今始得。元來向日之忠恕便是今日之一貫。今日之一貫只是向日之忠恕。隨他名孝名弟名仁名義名禮名智名多學只是此一改頭換面別無伎倆商量。故曰而已矣。悟全在此三字中。此至是而始悟忠恕非借忠恕而影一貫也。若說有忠恕有一貫。有夫子忠恕。有學者忠恕。已不勝零星破碎矣。何一之有。以忠恕解一貫仍是二也得而已矣。三字了徹無餘矣。

續李孟誠云夫子之告曾子者是

就大旨上提。而工夫在其中。曾子之答門人者。是就工夫上說。而一貫在其中。管云。朱子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不然也。曾子平日專用心於內。卽未聞一貫。亦不向夫子上求也。考其侍函丈時。正在夫子知天命之後。見夫子能約能博。變化無方。以爲約可宗。而博不必務也。豈知萬貫於一之不勞哉。貫處只一忠恕。則言下沛然矣。故應之既甚速。而發之又甚簡。非昔見其用。今見其體。乃昔見其高妙。今見其平常耳。子貢之以多學入一貫。又在先。此於從游可考。

喻義章

君子而無所喻。不得爲君子。小人而無所喻。不得爲小人。疑問補云。喻字凡三見。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喻。孟子四體不言而喻。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意矣。朱子云。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見得是義。小人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大慧云。好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磁石遇鐵。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朱子與人書云。喻義者爲君。

子。喻。利。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思齊章

要。知。未。見。之。先。無。時。不。在。那。裡。搜。索。所。以。一。見。便。收。爲。我。用。不。然。何。人。不。見。何。以。見。不。皆。益。見。羅。云。所。謂。夫。我。則。不。暇。真。夫。子。自。道。也。

幾諫章

勞。字。作。舊。解。自。好。親。之。猶。有。違。與。勞。者。正。幾。之。道。有。未。盡。耳。到。底。只。是。個。幾。諫。幾。諫。所。重。不。在。言。亦。不。

必不以言也。但知通章總是幾諫。便無所不可。

父母在章

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卽有正事而遠遊。亦必有方。

知年章

了凡云。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數年不見。偶一見之。頓覺大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日逐相見。全然不覺。人子於此。用心密察。則精神血氣。必覺有潛移默換而不同者。方謂之知。若只以記憶爲知。苟非大不孝。豈有不能記憶親年者耶。喜懼只是一念。才喜

自不得不懼。此處真是危惻。不可告人。○不可不知。  
發人子之懼心也。一則以喜。是側下語。續

### 古者章

古人言者口也。而精神則滿注於躬。自然不得輕出。  
耻字只作怕字看。

### 以約章

約字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簡緣省事。其  
失自少。此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說。則是徹首  
徹尾工夫。豈止鮮失乎。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  
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



欲訥章

袁了凡云。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訥敏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重欲字。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路。便難下手。矯輕之心。卽警墮之心。並非兩癩。而字宜玩。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作一句讀。

德不孤章

二句一正一反。上句決其理。下句決其勢也。不孤直是天下歸仁景象。非止聲應氣求已也。

事君數章

大凡處君臣朋友與父子兄弟不同。禮有不得不拘。嫌有不得不避。情有可用而不可深。事有可知而不可與。若一味見得臣當忠。友當直。只管盡情施將去。不顧我不當與人不可堪。此便是數不止。言語而已也。記曰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正是此意。疏辱不必說到君友上。至於數則彼已之間已無一毫餘味。徑路逼窄已且無站脚處。安能使人回轉。其勢亦不得不出於疏辱矣。辱則回天無術。疏則責善無功。夫子教忠臣良友措身於不窮之地。以相

成。非。調。停。之。謂。也。續

公冶長章

有言擇婿驚奇。又有言擇婿尋常者。皆以已見窺聖人者也。聖人舉事。只就當體。故先儒云。不保其往也。聖人非獨以之處人。亦以之處已。聖人非不愛已女。與猶女。亦只就其眼前可托室家。則與之初不計其將來成敗禍福也。縲紲三句。似分疏往事之無辜。邦有道二句。似逆料後來之無禍。其實只是述其生平以見其可妻。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如謂有預計禍福之心。假令聖人而妻闞龍逢。比干。將遂悔之乎。

子賤章

此全是喜子賤之成德。末二句是反覆歎之。猶今言假令不如此，安能如此也。要知子賤平日是在取友上用功的人。觀其治單父而父事者三人，兄弟者五人，友者十二人，可見不然。夫子何爲扯魯來？疑是夫子就其單父之治有成而稱之。方於魯字更有情。末二句與以如愚非助贊顏子相似，不正說魯有君子子賤取之，反說魯無君子子賤何以取之。最有味。

女器章

朱子云。子貢雖非不器。却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以退處。亦子貢之偏處。  
慈湖云。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於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問如何是不器。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回我。則不器。○子貢委是器。非不器。委是能貴而不能賤。夫子口中原無譏駁。亦無進之不器意。續

雍也章

當時輕仁重佞。其關於世道不少。或人發言主意。重在佞上。故夫子末節。唯從佞不佞發出。焉用意思。不知其仁輕。特帶言之耳。或人所重在佞。夫子所重在

不佞。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仁是此心本體。佞則壞了心體。或人所謂仁亦非仁也。不佞如何便當得仁。

漆雕開章

只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學術事功都已包藏盡了。信不信。仕不仕。皆可勿論。故夫子悅之。故曰漆雕開已見大意。不知者謂夫子使開以仕。而悅開以不仕。恐其相礙。不知開亦只言未信。未嘗言不仕。併夫子使仕之意。亦包在未信一語中了。但悅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耳。斯字有指理者。有指心者。又有懸虛

無指。如今人言這個東西者。顧仲恭云。斯字。卽指仕字。言我於仕尚信不過耳。何必說玄說妙。筆塵云。李廓菴言。趙浚谷先生。有子雋才。不令習舉子業。子恠問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故不欲令兒曹爲之。子曰。某謂近年日盛。先生乃曰。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其盛。予偶揭昆湖子使漆雕開文。呈上浚谷看訖。曰。子所取佳處何在。予指其講子悅處云。卽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所謂敝。正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

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亦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苟卿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終未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賣矣。云云

道不行章

刪正云。子路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則不悅。而此獨喜者。喜夫子之避世也。若說喜夫子與已則陋矣。但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思。故夫子曰無所取材。道不行。下微斷。續疑問云。勇字作急流勇退之勇看。春秋這等世界。全靠得夫子一兩個人支持。若



果然去浮海了。便是不識時勢。故曰無所取裁。

孟武伯章

義府云。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又云。由求輩爲邦。豈不是愛。亦自不敢爲不仁者。而夫子不許其仁。若謂發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耳。春秋原不識仁字。惟洙泗之間聚而言仁。當時皆以爲無用之迂儒。武伯之問。意實如此。故夫子丟過其問。而却與之言才之可用。武伯是故意問。夫子是板漿答。不知其仁也。對武伯。非論三子也。與仁則吾不知也。語氣自別。續

孰愈章

夫○子○提○喚○子○貢○多○在○勃○然○突○然○之○際○所○以○者○何○子○貢○  
一○向○於○多○識○上○用○功○若○與○習○熟○商○量○畢○竟○瞞○歸○熟○境○  
唯○冷○然○一○下○不○落○思○惟○本○地○靈○明○忽○然○自○認○故○曰○女○  
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便○討○得○個○然○非○與○曰○女○與○  
回○也○孰○愈○便○討○得○個○賜○也○何○敢○望○回○若○使○落○二○念○便○  
不○可○知○此○便○是○子○貢○日○用○不○知○處○故○失○子○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便○是○代○他○著○察○此○  
等○俱○就○他○當○念○如○電○光○駒○影○處○識○取○學○者○當○作○一○段○  
機○鋒○看○過○畧○畧○拘○文○牽○字○便○死○機○下○女○與○回○也○孰○

愈提之也。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證之也。一提一證。不下註脚。意味無窮。若一解如何。與其弗如。便索然矣。續王宇泰云。虛明之中。何所不有。今既自知弗如。則其退步處。卽是進步處。楊石樓云。知十知二之知。多識之知也。知知二之不如知十。本體之知也。夫子所以與之。又一人云。所以知殊也。而所知不殊。陸象山論子貢知十知二二語。時一人在坐。曰。爲是尚嫌少。在象山稱之。又張子韶云。豈是於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踈。若還真個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愚按後儒推敲子貢者。以一二二十三字耳。不

知此亦是擬議之詞。子貢到此亦難着形容。曰十者全體之象也。曰二者對待之象也。原非實語。子貢是如何人。後儒看得他恁地底。

晝寢章

一說初問云。夫子之意。以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牆。方不可污。宰予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是喚醒他。不是以予爲朽木糞土。次節須看得極活。夫子始者亦何嘗受人欺。今者亦未便盡疑天下之人。特抑揚其詞以警子耳。朽木糞土。總是其形容頹惰廢弛之象。正不必如初問說首。

節其詞切使之警。次節又引咎自身來使之愧恨。皆是夫子化工宰予處。子曰二字非衍文更端之詞。息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貴之故着此二字正記者大得精神處。

未見剛章

淮海近語云。慾是不剛的病根。惟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以申棖爲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爲剛。是就心中粘滯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真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了。廉直狷介是剛之

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剛是心之本體。有慾便爲壓倒了。失其常伸之體。便非剛矣。何待說到發出來。不免牽戀沮縮。乃爲非剛。剛必無慾。只無慾却當不得剛。嘗思之。純粹如顏子。高明如子路。豈是有欲者。不足慰夫子未見之思。則剛可知已。因思叩馬之夷齊。三黜不去之下惠。皆聖人也。却以剛之一字加之。不得意。必有聖人之體。而又有聖人之力。聖人之養。似天有特稟者。然孟子論浩然之氣。庶幾近之。續

我不欲章

了凡云、本文原不分仁恕。且恕亦非易能者。行之終身而無盡。推之平天下而無難。夫子恐其能言而不能行。故曰非爾所及也。是喜其然而未必然之詞。勉而進之。非抑而限之也。且因一無字。便疑自然。則向所謂無諂無驕者。亦豈自然耶。疑問補云。人固有見及此而行不及此者。夫子言非爾所及。正砭其所不及者。以期進之耳。

文章章

楊龜山云。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

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此始悟得。張無垢云。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疑問云。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點化文章性道之合一處。焦弱侯云。世知性不可得而聞。焉知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文章只主言辭說。與威儀不相干。故曰。可聞不可聞。言字只當文章字看。庶幾不礙。中玄亦主此說。愚按此是子貢悟後之言。正不必如此說。古人言語亦儘有如此不拘拘者。正不當過泥也。且文章只就言語上說。



亦儘不圓。夫子之文章，夫子不言也，却可得而聞。聞者果聞耶？夫子之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也，仍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聞者，果不可聞耶？故意倒說掃聞併掃言續。

有聞章

唯恐有聞，是狀其急行之心。唯恐有聞，則唯恐不聞矣。兩念正非相反。記者慨然遠想，吾黨日聞而如不聞，惟子路聞斯行之方，是有聞此句精神已足。下二句特狀其所以有之光景耳。續尤西川云：子路之學在事，故唯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子

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疑問補云。吾與回言節。畫出個顏子之神悟。此一節畫出個子路之急行。勤學好問。原無此謚法。夫子就其生平一節而與之。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爲文矣。須不同。下問與好學不平。卽是好學中事。

### 孔文子章

### 子產章

聚岡云。四句泛說。正是君子之道。但子產在逐事逐件上討道理。未能會通其全體耳。

### 晏平仲章

曰久不獨狎以昵生亦兼有炎涼遷換之意在內。鍾會云凡人結交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疎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財勢既盡疏薄由生。大意云此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敬了便諸費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雖云多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臧文仲章

文仲是爲國藏守龜。不曾是僭。若是僭豈止是不知。令尹子文章。

高中玄云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仁乃心德而忠。

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卽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非謂以忠清之小而信仁之大也。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爲仁，不純乎理，更大不足以言仁焉。得仁者，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爲之仁也。若果理正而心安，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自在也。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朱子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如何，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噫微矣哉。

季文子章

張伯起云三思而行。想當時有是稱許。夫子亦無貶詞。如云三思自是致慎。然再思亦已可矣。未嘗言三思必不可也。註添三則私意起而反感。則又何以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乎。且認三字爲真三遍。尤可笑。朱子云思之未得。須着仔細。思到則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又云彼三思者亦思而未得。紛紛於游散之途者耳。故曰私意起而反感。○朱說原自無病。○管云再思之許。亦就文子而論其可耳。非以之槩天下之思。

道也。此意却好。

甯武子章

陳錫玄云。春秋世卿。父死子繼。成公初年。甯莊子會盟於向。三年。武子始盟於寗濮。是武子未嘗得事文公也。有道無道。只就成公失國復國說爲長。初問云。凡豪傑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也者。大智無智也。處亂世之寶也。藏巧於拙。養辨於訥。皆是愚。此等豪傑。在亂時關係最大。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亦愚也。但不免有筭計趨避意。又涉智上。却與夫子所取稍不同。中玄云。知也者。明用其知者。

也。愚也者，晦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艱險。其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酌機宜。蓋艱貞沈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君患而必圖其免。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稍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同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消，國家安定，而人皆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爲之也。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尤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玩二則字，則知愚原是一件，都不可及。但以當日時勢論之，覺知

猶易而愚更難。故又較言之。續淮海近語云：武子之知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發舒自見之謂知，自其藏於中而深沈不露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存乎其人，寧武存衛，張良復韓，狄仁傑返周，率用是道。全身保君，是武子拿定做的。其不可及，却不在。此。只。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處。若。以。全。身。保。君。爲。不。可。及。是。以。成。敗。論。人。矣。豈。夫。子。語。意。

### 歸與章

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末後一着之詞也。紹聞編云：孔子凡三至陳，最後有絕糧之厄。明年自



衛反魯自是不復出。歎其在此時乎。狂簡之簡非略於事。世味淡泊於事自簡。若略於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略於事。又何謂斐然成章。成章已自成一。個片段。不故可裁。可裁即在成章之中。彼但不知耳。狂簡故成章。狂簡故不知裁。瑕瑜俱在狂簡中。紹聞編云。成章要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則慕個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鵠一舉。今知山川之紆曲。再舉。今知天地之方圓。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或疑子在陳。顏閔諸賢。見在從遊。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

者寬詞也。從遊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泗未嘗無事業也。管云。商偃由賜。皆共垂教。易世之事業者。道不行而思遜世。故屬意於狂。是又不然。聖門所指狂狷甚廣。且聖門諸弟。大抵多狂。不獨琴張曾皙牧皮也。差等之尚可想見。或問何以不思狷。曰此寬詞也。狂中自有狷。狷者有所不爲。豈不是簡。狂簡斐然成章六字。鋪張津津有味。末句輕輕搭上。

伯夷章

人之恩怨。皆從我念而起。清者無念。如止水明鏡形。

至則現形過則消故穢形不怨水。媢母不怨鏡。無情故也。若有與人同清之心。則亦不能無怨矣。何以謂之清聖。二程語類云。問伯夷之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容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紹聞編云。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他胸中都是義理。不念舊惡。怨是用乖。自伯夷叔齊胸中想出。以二人如是之孤清。而到於今稱之。此何以故。於是遙想其心體。而摹之。曰不念舊惡。因就其不念處而實之。曰怨是用

希○皆○曲○寫○之○詞○非○實○事○也○不○念○於○此○不○怨○於○彼○如○氣  
至○灰○飛○山○崩○鐘○應○續

微生高章

答○問○云○只○他○多○着○此○一○點○要○周○旋○人○處○便○是○不○直○掠  
美○市○恩○太○說○刻○了○王○宇○泰○云○乞○醯○細○事○耳○微○生○固

未○必○有○掠○美○市○恩○之○念○也○但○其○於○大○節○處○已○滴○水○不  
漏○而○細○微○處○不○知○不○覺○露○出○委○曲○相○來○却○被○孔○子○覷  
破○所○謂○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朱○子○誅○斥○雖○太○過○而○世  
以○委○曲○爲○善○事○有○傷○於○名○教○多○矣○此○書○終○有○可○疑○作  
闢○幽○說○聖○人○刻○深○矣○當○是○爲○證○父○攘○羊○一○流○人○借○高

事以廣之續

巧言章

世間有一等不率性之人。好爲諂媚深藏之態。究其胸中絕無所爲。故夫子曰可耻。若云希無望之福。懷叵測之心。此則天地間大姦人。不止可耻矣。王字泰云。君子與人交際。所以不得自在者。只爲多加了一分周旋意思。能息得此心。便自無此病痛。較前說又更覺寬大。獨言左丘明丘者。舉世不知耻。而獨我兩人耻之也。細玩語氣。慨世意深。而慨二流人之意較淺。此章愚謂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

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  
便○是○鄉○愿○之○起○根○發○脚○處○夫○子○譏○微○生○高○之○不○直○附○  
左○丘○明○之○同○耻○皆○以○防○人○心○之○微○漸○也○

顏淵章

聖○賢○卽○大○小○有○殊○只○是○一○個○無○我○聖○賢○言○志○亦○各○  
自○言○其○分○量○耳○子○路○極○高○明○故○志○在○大○公○顏○子○極○純○  
粹○故○志○在○消○化○夫○子○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  
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故○曰○老○安○少○懷○究○竟○  
二○子○有○待○夫○子○無○待○二○子○可○滿○夫○子○不○可○滿○筆○乘○云○  
夫○子○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至○遠○之○所○順○者○反○

近至高之所會。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車  
裘共敝而無憾。不可看麤了。不到人我一體地位。酬  
千金出萬死。只叫到意氣不是個大公子。路全是向  
裏工夫。無伐無施。直是若亡若虛氣象。若在伐施上  
打練。何以爲顏子。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  
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少懷堯舜  
之有病。而天下之有憾也。但夫子發言時。則唯見其  
克滿無憾耳。

已以乎章

只此一段真精神。過已消化了。卽此是改。不須說能

改必矣。故曰已矣乎。許敬菴云。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同年語矣。故夫子歎之。

### 十室章

龍谿云。孔門之所重在主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工夫。若忠信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了凡云。聖人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透。縱橫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但人認了忠信。是美質。而更不好學。卽念念存實心。事事以實行。而於理纖毫有疑。究竟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譬之衣錦夜行。與衣褐夜行。同赴坑窖。錦褐有異。失命同也。故不可不好



學。此忠信與他處忠信不同。猶言篤實頭也。聖人必不自贊生質之美。兩如字相喚。續。

雍也章

了凡云、南面凡臨民之位。皆南面向。豈有聖人而遽許弟子以人君之位者乎。夏雲渠云、可也。謂他亦可南面也。簡是他可處在簡上。看來仲弓承夫子之許。更不問別人。而獨以伯子爲問。是其人必有與弓類者。下文因一簡字。發出一段議論來。全不干伯子事了。註較未是。若如註說。伯子是個全沒用底人了。仲弓何意而問之。况他病痛正在簡上。夫子又何爲

就他偏處取之。卽曰僅可。然中無主而自治疎。尚何  
僅可之有。薛方山考出居敬二節題。諸生依未喻  
可字立說。方山大笑。秀才無見識。仲弓賢者。豈有一  
可字也不識。且均之可也。使南面之可。則認以爲優。  
可也簡之可。則認以爲劣。一字而兩解之。此何說也。  
章三可字。皆一樣看。不亦可乎。與可也簡二字。正相  
應。朱子云。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  
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  
所以爲不簡。又云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  
蔡說。呂進伯是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就是請客也。

須臨時換兩三番食次。又有不居敬而行簡者。如曹參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壁小吏呼歌。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爲方有事於治人。脩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卽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

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夫子之許雍。不知其所指。雍之問子桑伯子。同已異已。亦不可意測。因一簡字。而一論之。一然之。與許仲弓評伯子。亦不相干。舊說支甚矣。續

哀公章

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其好學處。不是好學之符驗。朱子云。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

此楊慈湖說管澄之云。不遷怒。怒不着於根。而隨發隨空。不貳過。不顯於迹。而潛萌潛化。此顏子幾先之學也。王龍溪云。顏子心常止。怒卽旋釋。故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不貳。猶無過也。不貳過。顏子欲罷不能。如元氣流行。無一息停。才有絲毫破綻。後面運上便補過。總在此一軸之中。連頃刻也。說不得。豈不是一。豈不是不貳。不遷。如鏡子物至而影生。終不聞遷影而就物。豈不是常止。

一說。獨言怒與過。就是其心之動處觀。顏子動處猶定。故可見其好學。

子華章

聖人用財。其不當用。分毫不合。其當用。千駟萬鍾。慨然與之。卽處子華原思一節。便是樣子。世人謂其矯吝。矯貪。無此意也。義無定則。隨時妙用。子華富而不必憂其母義也。有冉子之請。則與。釜亦義也。有冉子之請。益則與。庾亦義也。與之五秉。而始略明與之大意焉。不過貴也。亦義也。思爲宰而受祿。義也。思不安而爲之。與鄰里鄉黨亦義也。夫鄰里鄉黨亦豈盡人而與之哉。必有斟酌之義在矣。聖人用義之熟如此。故曰無可無不可。胡休仲云。聖人一用財。而師弟

君臣之義曲盡。亦是此意。

仲弓章

管登之云。此章以人例畜。似非其倫。必爲當時有欲以父之故廢仲弓者。故發此不平之言。雖欲勿用。見賢者有權。山川其舍諸。見人無權。續

回也章

不違仁。直是真見心不與仁二。卽心卽仁。故曰不違。原無有合。安得有違。原無不至。安得有至。諸子不免以心求仁。不能當念直取。故曰至。由此觀之。顏子學脉的與諸人不同。袁七澤云。不成三月以後便違。

了。夫世固未有一人違仁者。譬如迷人。認東方爲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但迷則若違。而悟則不違。顏子既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鑛既成金。豈復爲鑛。三月云者。直美其終無違時耳。訂釋云。或問三月不違仁。仁耶。聖耶。曰。聖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入聖域之始也。歸仁至於三月。到至誠無息境界矣。日至之仁。賢於月至。然不可謂之天下歸仁也。閔冉參賜之仁以之。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貶詞。續

季康子章



胡氏云。由求爲季氏宰舊矣。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則家事。大夫始與聞國政耳。按季桓子遺命召孔子。而康子之臣沮之。卒召冉求。此問或共時歟。

閔子騫章

答問云。始終俱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非婉詞於始。決詞於終也。聖賢詞氣極平。固無諂媚權勢之語。亦無箝制姦雄之心。善爲我辭中。不必下不可激怒大夫語。汶上句亦不必下命不出境語。只平平說。士固有志。丘壑吾志也。如其復我。卽去父母。

之邦。有不惜耳。如此說氣象自好。剛正云。當時卿大夫。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卽孔子之爲魯司寇。亦由季桓子能任之。說者謂聖門不仕於大夫。唯曾閔二人。殆未之考也。又家語載閔子爲季氏宰問政。其說甚長。此之不仕。或別有故。非不仕私家之謂也。

伯子章

朱子如何知伯牛遷於南牖下以見夫子。大是千古可笑事。包氏以牛以惡疾。故不敢進。尊長於戶內。故自牖執其手。或曰執手驗其脉之存亡也。知其不

起。故曰亡之命也夫。孟子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夷餓顏夭皆命也。重言命正見牛非非命所致。

賢哉章

要。知。他。自。有。樂。在。特。不。因。之。而。改。耳。與。夫。子。樂。在。其。中。矣。同。譚苑醍醐云有問不改其樂所樂何事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下一轉語也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正叔曰且問他所樂何事侁曰樂道而已正叔曰使顏子而樂

道不爲顏子矣。師問求正牘云，耿先生曰，周子不言尋樂而言尋樂處，樂處卽是憂處，知是樂處亦可於憂處尋之，噫微矣。又云，孔顏曾點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處本同而體段則異也，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爲狂，體仁而樂用行舍藏，無所不可，體智而樂憂世之心薄矣，其幾辨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於此。

非不悅章

力不足者半塗而廢，非實語。若曰人無不足之力，假令有力不足者亦必半塗而廢者耳，女則未行而先

限之。且未至於半途。故曰畫。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不以夫子之道爲二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是顯然悅夫子之道也。卽此是錯。安得不畫。不待其言力之不足而後曰畫也。

君子儒章

陸象山云。子夏聖門之高弟。夫子曰。無爲小人儒。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又安得謂之儒。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謂也。菀文類稿云。子夏之學聖人。以百物四時觀天地者也。務其

小○而○遺○其○大○不○篤○於○自○信○而○篤○於○信○聖○人○安○得○不○爲○  
小○人○儒○之○歸○乎○夫○子○之○言○益○以○悟○大○通○者○望○之○也○  
王○龍○溪○云○子○夏○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  
敢○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個○硜○硜○小○人○局○  
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  
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  
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方○是○古○人○自○信○之○學○又○云○  
學○者○須○與○物○同○體○小○人○儒○便○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  
後○世○猶○有○害○管○登○之○云○程○子○曰○君○子○儒○爲○已○小○人○  
儒○爲○人○愚○謂○君○子○不○以○一○已○爲○已○而○以○天○地○萬○物○爲○

已則爲已之訓亦是也。然儒中有顧名義重行檢而無萬物一體之真念者，亦近於爲已。但只謂之小人儒而已。夫子不得不防其漸焉。

武城章

須就此二事想見其爲人。勿拘拘在此二者上看。不可以此二事作細行。士風治道皆由此出。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女得人焉爾乎。煞是問得緊要。子游應聲而對，便舉出減明之事來，可想見聖賢留心處。

孟之反章

中玄云。注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故掩之。是不情也。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醢。聖人以爲不直。而乃取不情之之反。必不然矣。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爲功矣。乃不以爲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或當時當衆人屬目之際。而姑以此言應之。亦未可知。但不可謂以此言自掩其功耳。○愚謂聖人之言。隨方立案。安有定則。夫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出之。卽如注說。亦何害。按莊子載孟之反與琴張子桑戶爲友。蓋宗老氏守雌處後。



之學者也。不伐有自來矣。夫子節取之爲當世發也。

祝鮀章

一說重世人好佞說。

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不由此便沮塞。何從而出。不是人皆知由能由的說話。本文並無入字。添入字蛇足矣。要知夫子以由戶提醒人。見不由戶便不可出往。若不由道。何可一步行得。天下無不由戶之人。如何有不由道之人。道之當由。正由戶也。道只在尋常日用中。舉足便有。到處不離。故曰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世人只不信。只個便是道。當面蹉過。故夫子發此歎。是由戶亦卽是由道。人但不知耳。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是也。然口氣中不可說知字。慈湖云。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聲音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旣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妙不可言。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耳。何者不妙。學者唯母動於意。

一說孫齋齋云。何莫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二字同是勸而勉之之詞。非惟而歎之之詞。

質勝章

疑問云。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說。故以偏勝者爲野史。而彬彬者之爲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慤。文訓做藻績華飾。誠信忠慤。正是極好處。豈同於野。而不得爲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文質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此說殊長。疏意云。野字對君子看。當時之人類。以質勝者爲野人。以文勝者

爲君子。故夫子言質勝者誠野人也。其文勝者亦未得爲君子也。乃蹈史氏之浮而決不可爲者也。必文質彬彬然後得爲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

### 人之生章

了凡云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人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也。直人之生與罔之生正相應。不宜作兩樣說。

### 知之章

好不在知之外。樂不在好之外。其間生熟之等。恰自如此。張子韶云。把樂商量。樂便麤。孔顏相見。嘴都

盧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慈湖云白  
古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  
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  
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  
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若  
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  
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海蠡云。夫知好  
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安得直恁  
莽已也。

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渾融。謂語上卽在語下之中。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得則下卽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別。如克復語顏一貫語曾。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題。要會可語不可語之故。論道原無本末。論教不無精麤。語意似重不可語邊。見教者不可以精玄誤人意。若論道則凡有語莫非上也。天下豈有二道乎。疏意云。學者且理會上字是甚麼道理。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則凡屬脩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知之次也。從

聞見入者爲次，則不由聞見者上也。是何道理而可盡人而語之哉。

問知章

人才說知，則高虛之感，隱隱乘之。才說仁，則功利之雜，隱隱入之。此皆所謂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者。於此了然粹然，故曰知曰仁。鬼神是民義中之一節，因其易惑，故拈出言之。謂鬼神與民義二耶，則不能敬。與民義一耶，則不能遠。敬而遠之，非真知鬼神之情狀者不能。續朱子云：先難只是心在這裏，更不向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

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於此處着一念，便是求獲。了凡云：如心體難開，只管實落上做開的工夫，並不計他幾時開得。若先有一個開的心，則現前便被此心遮蔽，永永不得開矣。故須是後獲，後者置而不用之詞也。

樂水章

此夫子想像形容恍然拈出。知者有如此如此之妙。仁者有如此如此之妙。其實山水動靜壽未嘗不相通。夫子特言其大意耳，不可以執求解也。管云：此蓋論仁智之大約也。若聖人動靜合德，又不可以



此例論

齊一變章

當時齊強而魯弱。不知其變之漸。乃如此。則魯勝齊遠矣。欲爲東周。直一振舉間耳。正夢見周公之旨。至魯非至魯之類。廢言其至道之漸。僅可等今日之魯耳。陳潛室云。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啄投之。一時却得康強。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氣却未壞。醫齊者定須先去了烏啄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若魯只須

調理起來。便自本來一個人。可見伯圖雖盛。適足以蹙之亡。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其後齊亡而魯未亡。可見夫子此論。正尊王賤伯之意。

一說管登之云。此以齊魯開國之初論也。道卽大道爲公之道。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齊之初以舉賢尚功爲治。有近於伯魯之初以尊尊親親爲治。則純乎王。然尚文則漸遠於質。與先進之風有間矣。故云。此卽觀蜡而思大道之意。亦惜二公之未竟厥施歟。又云。愚考是時魯有三桓。不下於齊之有田氏。縱一變之。亦不過挽大權以歸公室。至於僖公之魯而已。

豈能遂至於道。故知夫子斯言論二國之初政也。

觚不觚章

楊升菴云。古人置器必尚象。一觚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田井。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法同一旨歟。

井有仁章

宰予設理勢之窮。以觀仁人之用心。非憂爲仁之陷害也。夫子言仁道至廣。至大。至精。至微。捐生未必是保生。未必非。但心安理合處。便是耳。可逝四句。亦不須推原說。宰我是置仁者于死地。以觀其生。夫子

說仁者自不寘身於死地以救人之死。續 邇義云愛  
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  
覺。唯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唯覺也不可罔之使陷  
於井。

博學章

物物討其性靈。卽禮也。卽道也。能約卽是弗畔。非約  
之以禮而後弗畔於道也。王文成云。禮卽是理。理  
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  
如欲此心存乎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此正知  
行合一之旨。

南子章

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悅。非不說亦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矢陳也。子路方盛氣。夫子只平平說。若此事不是者。天厭之。天厭之。令之自思。小君求見夫子。順以應之。亦庸行中之一端耳。宋儒每於此等處看得驚天動地。故訓矢為誓。

中庸章

慈湖云。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謂

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既曰中庸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博施章

仁聖原是二境。仁者由脩而底於純。聖者由悟而造其極。仁體精。聖量大。雖一以貫之。然歷仁境方可望聖境。夫子亦曰若聖與仁。堯舜句是必也。聖乎下轉語。正見勢有所不及。雖聖亦無如之何也。疑問補云立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見之行事矣。但只是隨吾力量所及。不必其博且濟耳。口義

云大抵欲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爲私意。所間物我處不能融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在用功。蓋就真心上擴而充之。則私意無所隱伏。而吾心之理始得流通。爲仁方法莫近於此。舍此不求。而從事於博濟。末稍上尋仁。有何紀極。子貢極思乎仁之象。不暇顧其勢之有窮。夫子近取乎仁之方。但問其心之能譬。堯舜雖病。不碍其爲唐虞。凡人有欲。便可無愧於堯舜。玩夫子語氣。亦似慨然遠想。無掃子貢意。續一說。子貢以君道之廣運擬仁。故取諸遠。夫子言仁者不必博濟。但有是俱立俱

達之心而已。然立達之心。又不必遠取譬於天下。但往於近所交。授者取而喻之。知其立達之心。不異於我。卽與之俱立俱達。了無間隔。是可謂仁之法也已。

○近多從者。

四書說義卷六終